

經部

周官總義卷八

宋 易祓 撰

鄉師之職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

鄉師下大夫四人則二人共主三鄉故曰各掌其所治鄉之教

以國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辨其老幼貴賤廢疾馬牛之物辨其可任者與其施舍者掌其戒令糾禁聽其獄訟

稽其夫家衆寡謂其可任者辨其老幼貴賤廢疾謂其可施舍者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不能無老壯强弱之異亦有可任可施舍者鄉師皆從而辨之先之以戒令次之以糾禁終之以聽獄訟是固聽其治而非所以為教然逆折其萌於未爭未有過之始乃所以為治鄉之教也

大役則帥民徒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受州里之役要以攷司空之辟以逆其役事凡邦事令作秩序大祭祀

羞牛牲共茅葅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大喪用役則帥其民而至遂治之及葬執纛以與匠師御匶而治役及窆執斧以涖匠師凡四時之田前期出田灋于州里簡其鼓鐸旗物兵器修其卒伍及期以司徒之大旗致衆庶而陳之以旗物辨鄉邑而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斷其爭禽之訟

大旗鄭氏以為熊虎之旗據司常所言司徒卿也卿

當建旜必建旗者葢九旗之為用有所將者有所畫無所將者無所畫通帛為旜則無所畫熊虎為旗則有所畫司徒雖卿其於師田則為軍吏而有所將矣所以建熊虎之旗而謂之大旗下文辨鄉邑之旗非司徒之旗也鄉即六鄉邑即公邑之屬鄉邑既聚則旗之相類者衆矣衆則揉雜而未易辨故於大旗之外各辨以鄉邑之名或鄉邑各為之名司常所謂州里各象其名是也

凡四時之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于市朝以歲時巡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以王命施惠

巡國及野包六鄉之內外言也

歲終則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族共喪器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若國大比則攷教察辭稽器展事以詔誅賞

賢能出於鄉教之成也然有行僻而堅學非而博者

於此攷之則賢能見矣賢能稱於鄉辭之公也然有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於此察之則賢能審矣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瀍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徳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徳行道藝而興賢者

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射以觀德古者諸侯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宫大射猶然則鄉射為可知今以其禮推之凡射之儀天子與諸侯卿大夫尊卑雖異而皆發乘矢乘矢四矢也皆有樂以為之節射義所謂何以射何以聽是

已蓋天子騶虞九節則四節以射五節以聽諸侯貍首七節則四節以射三節以聽卿大夫士采蘋采蘩五節則四節以射一節以聽方其未射其聽審矣内志正而其節比於樂是之謂和外體直而其容比於禮是之謂容及其射也持弓矢審固而以中鵠為主鵠以皮為之是之謂主皮乘矢皆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禮樂交作而前之和容備焉是之謂和容及其已射皆有舞以為發揚蹈厲之舉是之謂興舞且

射之物有五而其節有三曰和曰容見於未射之時曰主皮曰和容見於射侯之際曰興舞特見於既射之後此此射之序以此推鄉射其禮可攷矣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賢者在位則服休足以長民居於本所則分勢不足以相臨故出於其鄉以長之所以任其教也能者在職則服采足以治乎民居於他所則事情必至於不相諳故入於其鄉以治之所以任其事成周賓興賢

能出於鄉不過賓之於鄉而亦用之於鄉此正所謂

出使長之入使治之者也

歲終則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正歲令羣吏攷灋于

司徒以退各憲之於其所治

政其要也事其詳也

大詢于衆庶則各帥其鄉之衆寡而致于朝

衆庶超出乎利害之外而深察乎是非之理況漸陶

乎司徒之教為有素其詢之也宜矣若小司寇外朝

之位而州長百姓亦得與其後百姓即六鄉所帥之

衆庶

國有大政則令民各守其閭以待政令以旌節傳令則

達之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正月之吉各屬其州

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

之若以歲時祭祀州社則屬其民而讀灋亦如之春秋

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

序皆鄉學之名五百家之黨以禮而屬飲者既謂之序二千五百家之州以禮而會射者又謂之序萬二千五百家之鄉既有鄉射之名則其學安得不謂之序耶不以序言舉州黨以該之

凡州之大祭祀大喪皆涖其事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正歲則讀教灋如初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春秋祭禜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凡其黨之祭祀喪紀婚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凡作民而師田行役則以其灋治其政事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以上臨下謂之涖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五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

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政致事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卹者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徵令乃奔走之事屬於庶人在官之徒宰夫所謂徒掌官令以徵令是也閭胥掌之數其閭之衆寡而辨其施舍特以贊族師之校登也

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奇衺則相

及從于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若從于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

封人掌設王之社壝為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歌舞牲及毛炮之豚凡喪紀賓客軍旅大盟則飾其牛牲

喪紀有奠牛賓客有牢禮積膳之牛軍旅有犒牛大盟有載書之牛其牲皆如祭祀之飾敬其事也

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為鼓而辨其聲用

以六鼓聲用攷之惟雷鼓專用於天神鼖鼓專用於役事若靈鼓用於社祭至冥氏則用之以毆猛獸矣路鼓用於鬼享至大司馬則用之於教戰大僕則用之以待達窮者與遽令矣以至辟雍作樂之鼖鼓維鏞仲春蒐田軍將晉鼓則又鼖鼓不止乎軍事晉鼓不止乎金奏矣要之聲用各有所主所以不容不辨

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鼖鼓即大司馬所謂諸侯執賁鼓是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舞師言凡小祭祀則不興舞今以兵帗而用於百物之神何歟茍有功於民載於祀典則非小祭祀也

凡軍旅夜鼓鼜軍動則鼓其衆田役亦如之救日月則

詔王鼓大喪則詔太僕鼓
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
皇舞用於旱暵之事則有陰陽相濟之義
凡野舞則皆教之
教之備鄉遂之舞所以待國事
凡小祭祀則不興舞

鼓人於祭祀百物之神教兵舞帗舞此言不興舞者

謂其神雖在祀典而功不足以形容也

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騂者赤色之盛黝者黑色之微

凡時祀之牲必用牷物

養牲爲有素故必用牷物

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

按校人云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黄駒何用尨之有攷之肆師與祝侯禳于畺及郊是畺郊外祭也侯禳毀事也豈與所過山川者例言之歟

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繫之充人潔之也所以致敬於神也

凡牲不繫者共奉之

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

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賔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賔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以待事則或剝或亨或肆或將皆待之為有素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

充人受牛人牧人所授者而繫之也

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凡散祭祀

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載師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有土斯有物或宜於九穀或宜於果蓏或宜於鳥獸之類凡所謂地事者以此物之有事斯有職或職以耕事或職以牧養之事凡所謂地職者以此授之以待其令則令其所有如園廛二十而一之類以待其政則正其所為如凡宅不毛者有里布之類以下經證之則地法可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惟内諸侯以禄為主故所任之地與郊甸同謂之田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

出夫家之征以時徵其賦
徵其賦者謂任地之正賦若里布屋粟以及夫家之征當時不常有故不立為一定之法
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牛以力而載馬以力而駕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知其力之為有餘由是任民則農圃之事以至虞衡之事皆其力之所及耕植之

貢以至山川之貢皆其力之所出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大宰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職閭師言任民則任之以其貢惟閭師以貢而論則山澤之職無慮數萬此所以列虞衡為二疏材之利毫末而已此所以不言臣

妄然九職以虞衡為次此以虞衡為後亦山澤之利
與民共之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
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人孰不念其先亦孰不愛其身於此缺焉能無愧乎
玉藻云惰游之冠垂緌五寸亦皆所以愧之也愧之
也者勉其怠而作其力也
縣師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考羣吏而以詔廢置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戒者戒其豫備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以歳時徵野之賦貢

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

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均人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凶札則無力政

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三年大比則大均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憘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監生臣秦　潆

監生臣楊以湍

周官總義卷九

宋 易祓 撰

師氏掌以媺詔王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凡祭祀賔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帥四夷之隷各以其兵服守

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内列

四翟之民即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屬爲有素非西戎北狄比葢周自文王之世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惟東南之地王化先及以基王業至周公攝政制禮作樂推原乎王化之所始南方曰象則有象胥之職以待蕃國之使東夷之樂曰韎則有韎師之職以爲宗廟之樂及此四翟之隷司隷亦帥之以備王室之守也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祀之容二曰賓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喪紀之容五曰軍旅之容六曰車馬之容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司諫掌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彊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

事者以考鄉里之治以詔廢置以行赦宥

司救掌萬民之衺惡過失而誅讓之以禮防禁而救之

如鄉飲鄉射祭社祭禜祭酺之類無非救之以禮而納之於善

凡民之有衺惡者三讓而罰三罰而士加明刑恥諸嘉石役諸司空其有過失者三讓而罰三罰而歸於圜土

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節巡國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鳥獸亦如之凡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兄弟之讐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讐不同國君之讐眡父師長之讐眡兄弟主友之讐眡從父兄弟弗辟則與之瑞節而以執之凡殺人有反殺者使邦國交讐之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讐讐之則死凡有鬬怒者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

焉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凡娶判妻入子者皆書之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禁遷葬者與嫁殤者凡男女之陰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其附于刑者歸之于士

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財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賖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布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叙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

廛者使徵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市刑小刑憲罰中刑徇罰大刑扑罰其附于刑者歸于士國君過市則刑人赦夫人過市罰一幕世子過市罰一帟命夫過市罰一蓋命婦過市罰一帷凡會同師役市司帥賈師而從治其市政掌其賣儥之事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儥者質

劑馬大市以質小市以劑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犯禁者舉而罰之

契之為物人執其一予者執左見其予之之仁取者執右見其取之之義合之以為驗示其取予之信而已

凡治質劑者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期期內聽期外不聽

廛人掌斂市絘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入于泉府凡

屠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凡珍異之有滯也者斂而入于膳府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儥慝者而誅罰之聽其小治小訟而斷之

憲刑禁使之知所趨避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儥者使有恒賈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凡國之賣儥各帥其屬而嗣掌其月凡

師役會同亦如之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凌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虣則以強虐物亂則以私逆理出入相陵犯則緩惡害人者以屬遊飲食于市則恣情以亂俗者

司稽掌巡市而察其犯禁者與其不物者而搏之掌執市之盜賊以狥且刑之

胥各掌其所治之政執鞭度而巡其前掌其坐作出入

之禁令襲其不正者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

撻以示威戮以示辱是固惡夫罔利而陷於罪戾也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邇也而平正之

實相近者如布帛之實異而衣被則一所以為相邇也

斂其總布掌其戒禁

總布乃別肆之税凡商旅之貿易賣價或以斗斛受

之或以權度受之總而名之曰總布

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

有司則從其鄉遂之官

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凡國之財用取具焉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

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幾出入不物者正其貨賄凡財物犯禁者舉之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祭祀之牛牲繫焉監門養之

此則授之於充人者也故充人則責之司門而司門則責之監門

凡歲時之門受其餘

祭門不敢用散祭祀之牲特受其共牲之餘者而用之

凡四方之賓造焉則以告

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孟子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說者謂或賦其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廛則坐賈之所輸征則行商之所出故廛人掌斂市之廛布而入於泉府泉府又以市之征布而斂不售之貨是市有征布又有廛布若關則無廛布而有征布何

者司關掌貨賄出入是有行商之征布關無市官之法安得有市宅之廛布然此所謂征廛者是雜其合征合廛者而關白馬故司關征之又五百里至於國門國門雖有不物之幾而無貨賄之征蓋市則行商有征布坐賈有廛布此司關所以掌其征斂而聯門市也

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

啟關則為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

玉則美在其中而暢達於外諸侯之象角則致力於内而捍禦於外公卿大夫之象守則守節之義

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簜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于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

之無節者有幾則不達

金以為之鑄象有堅而不變之義篆而加以英飾有

儀文相接之禮

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

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

縣為遂

小不曰鄰言鄙之成則鄰之成可知大不曰遂言縣

之成則遂之成在其中言縣鄙則舉中以見上下

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上言形體之法度地居民之法此言各掌其政令刑禁則命六遂之吏因縣鄙之法而推行井地之法

凡治野以下劑致甿以田里安甿以樂昏擾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興耡利甿以時器勸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

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或曰上地人數之損則將還之中地下地乎下地人數之增亦將還之上地中地乎中地增損亦然曰非還其人也因其人之損益為田之進退而已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正為是也

凡治野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

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

知夫家衆寡之數則上地任三人而舍其四下地任二人而舍其三凡祖父子孫之不可分而兄弟夫婦之交相養者舉在是知六畜車輦之數則老得以食肉祭得以用牲車得以供服乘輦得以載任罷者舉在是至於辨老幼廢疾與其施舍者則敬老慈幼與

夫養萬民之疾病祿庶人之在官者又非一端而已以頒職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

先職事貢賦而後及于師田政役無非因其財力而用之先王豈徒用其財力哉愛養斯民於是乎在

若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遂人掌邦之野故此數節皆謂之野牲曰野牲以六牲出於野共而入於牧人職曰野職以薪芻疏材木

材出於野而令委人斂之
凡賔客令修野道而委積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綍及窆陳役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帥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
政若頒職作事以起政役之類令若令野職野賦令野修道之類戒與禁則輔此而已
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

者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遂之三地有田皆有萊爲萊則不耕爲田則可以耕而食辨其可食而後可以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地任民取其財謂之財征用其力謂之役事二者周知其數而任之故征不病民財役不傷民力征不均則有治治不服則有訟遂師聽之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水溢旱乾非一遂之民所能勝故移用他民以救之亦如五黨相救之法然則與大司徒之役民何別曰大司徒移民者移之使有餘財遂師移用其民者移之使有餘力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入野職野賦于玉府賓客則巡其道修庀其委積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磨共其丘籠及蜃車之役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

如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

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遂大夫所謂可任者猶是鄉大夫言其可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遂大夫所謂可施舍者亦猶是

黍稌高下種稑先後以教稼穡有如此者田萊之荒治牧畜之登耗以稽功事有如此者掌其政令戒禁則制之於未然聽其治訟則決之於已然此雖鄉大夫之所不言然六鄉有井牧之制卒伍之制有貢賦稅斂之事舉此可以見彼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為邑之吏有政有事一歲之政歲終必會一歲之事歲終必致吏之勤怠善否皆可於歲終攷之

正歲簡稼器修稼政

簡之修之於正歲之始先期而為之具也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

小雅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

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得非六遂興甿之遺意歟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六遂之所稽者功事功事則農事之著於功者也為

邑者以四達而戒之所以見王政之公通行於天下

四達即所謂四達而不悖爲公邑者四達於邦甸之地爲家邑者四達於家削之地爲都邑者四達於大都小都之地四達而戒其功事則民無不趨於事事無不著於功行之以誅賞廢興則功事之戒無非教矣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

頒田里所以安民也分以職事聽其治獄亦所以安

之而已然人情安則狃於故常而不知勉故為之趨其稼事而賞罰行焉賞罰雖不可詳先王之時入其疆而田野治則有慶入其疆而土地荒蕪則有讓賞罰之行於上也耕耨者有秩叙之賜不耕者有祭無盛之恥賞罰之行於下也然急於勸民而作之以不自已則民無不舉之職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

衆之所集多寡不等則移民以執事治其政令所以用之簡之任之也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戒令所以肅衆志軍法以百家為一小陣應調發之數故酇長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至五百家為一中陣然後鄙師為之掌其戒令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周官校登稽比之政皆言衆寡鄙師獨言衆庶蓋至於五百家則利足以同營害足以同禦斯可以言庶矣衆至於庶則有娕有惡鄙師以時而數之又從而察之娕謂成於鄉三物者因民之所好而興之非有心於賞之也惡謂陷於鄉八刑者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有心於誅之也其終至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孰謂遂官專於耕而非教耶項氏曰縣正稽功會事審其功也鄙師察其娕惡

審其行也在外則縣正誅賞之在內則鄙師誅賞之

茂有容其奸矣

酇長各掌其酇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

治其喪紀祭祀之事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草

師而至

先王寓兵於民而其器亦出於民無事則藏之器無

不完有事則出之器無不利蓋至於百家而後兵器

始備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族師以旗鼓兵草帥而

至酇長亦以旗鼓兵革帥而至蓋以是帥之以是用之所謂不教而殃民者無有矣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叙

耡非公田也周之井田皆為長畝其長百步其廣一步中間為甽不易之地一畝三甽一易之地一畝二

畎兩易之地一畒一畎畎廣一尺壟高一尺二人各執其耦而共發之合二人之耕則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正合一畎之地於是而合耦則兩兩相助謂以兩家之民而耡兩夫之田十夫百夫皆然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前言治其政令里宰之所以稽乎下後言待有司之政令里宰之所以聽乎上盖邑之衆寡與夫六畜兵器皆里宰所掌故政令可得而治焉若財賦之事則

遂人既已令之遂師又從而征之非里宰所專所以必待有司之政令又見先王取民之有制也

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於他邑則從而授之

相贊則左右前後相與利而導之有貢賦稅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為易共也五家如此先王之政推而達之天下矣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總義卷十

宋 易祓 撰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

閒粟即甸地閒田所出之粟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行之以王命則謂之施惠行之以有司之常法則謂之散利無多寡不均之患故謂之均此先王所以待凶荒之民也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春頒者平頒其興積秋斂者聚野之耡粟屋粟而用之蓋凶荒之歲秋雖不熟尚有餘積或可移用及春作之始苟非上之人為之補助則將有救死不贍之患此先王所以專立春頒之法漢之春和議賑貸正與同意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

或謂旅師之新甿繼於鄰長之後即民之徙于他邑

而爲之授者然他邑居亦六遂之邑乃遂人以下劑致甿之法非旅師以質劑致民之法觀旅師一職言平頒興積以至使無征役始末皆凶荒補助之政大司徒之荒政十有二不言移民之事若食不能人二鬴有非荒政所能聚者然後稾人爲之移民就穀凡質劑所致者悉補助之或受廛爲甿則謂之新甿此所以有旅師之法　或謂新甿之治與遂人下劑致甿之說同是不然遂人致甿以下地而此之授地則

以壥悉為之等不止乎下地也鄭氏以下劑為家取二人而比則使人之無政役併與二人亦不役也是知遂人乃致甿之常法旅師乃凶荒補助之法使無征役非盡使之無也王制曰自諸侯來徙家朞不從政則從於遂者亦可知要必限以歲月之期然後以地之壥悉為之等壥謂不易之上地悉謂再易之下地以三地為輕重之等至朞則征役行之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丘即四邑爲丘乘即四丘爲甸之所出總名之曰丘乘軍制之始也世之言軍制者曰五人爲伍至萬二千五百人爲一軍六鄉六軍凡七萬五千人爲千乘王畿十倍其數則七十五萬人爲萬乘是每乘當用七十五人令以丘乘推之四丘爲甸甸之爲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爲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以五百七十六夫而使之共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軍制亦止於用七十五人何也曰家出一人爲

正卒此徒役之大數甸出革車一乘此出軍調發之數是知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并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八次調發之數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合諸乘之丘共為一軍也或曰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有比閭族黨州鄉之名故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即有伍兩卒旅師軍之數今合諸乘共為一軍而亦有伍兩卒旅師軍者何也曰居鄉則寓兵之制出軍

則部伍之數古者軍國異容不明言之六遂之間既以伍兩卒旅師軍爲萬二千五百人之聯及其用也亦以諸乗萬二千五百人而統之以伍兩卒旅師軍之法使其戰陣行列之際無異乎平時統率之義此丘乗之制政令于是乎出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於司徒

以其同井而耕同里而居師而為役謂之同矣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賔客以甸聚待羈旅凡其餘聚以待頒賜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賔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芻薪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凡軍旅之賔客館焉

薪芻疏材木材之類實祭祀賔客喪紀軍旅之切於用者物雖至微無非大宰之式法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此即閭師任民之職而均之也自農圃至藪牧皆謂之地守自耕植至畜養皆謂之地事自九穀草木鳥獸至山澤之材皆謂之地貢均之則高下媺惡重輕適其平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凡糞種騂

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㯺用蕡輕爂用犬

八物皆以糞化草蕡則獨以草化之耳

稻人掌稼下地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荆揚葢荆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濕之地故言其穀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

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使作田

稻稼下地宜於水而已然水所以養稼亦所以害稼使水之往來不窮而下地無旱潦之憂亦恃吾之所以治水者有其道耳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澤草所生種之芒種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

芒種稻之有芒者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

以詔地求王巡守則夾王車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避忌以知地
俗王巡守則夾王車
此二官為王巡守設也且地圖掌於司徒方志掌於
外史更何與於此二官之職令土訓總言天下之地
圖以詔地事之利害誦訓分言天下之方志以詔觀
事之媺惡非巡守而何然王者巡守四方雖萬乘之
尊儀衛嚴備無不順適其所欲至於五方異氣寒燠

燥濕異候剛柔輕重異齊茍不為之精察其利害𢧐
惡則非臣子愛君之道故土訓於詔地事之後為之
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者此以膳羞
奉養為主也誦訓於詔觀事之後為之道方慝以詔
辟忌以知地俗者此以次舍居處為主也二者既詔
其慝則能精察其利害𢧐惡然後膳夫庖人得以別
其品掌次掌舍得以辨其宜二官實左右之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

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於山虞也所受之法即所守之厲禁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凡竊木者有刑罰若祭山林則為主而修除之且蹕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

大田獵者天子親行之禮萊山田之野則聯於大司

馬之職獘田植旗則獸人所謂令禽注於虞中是已致禽而珥珥如小子珥于社稷之類田畢而祭也鄭氏謂珥當為衈取其左耳以効功故曰衈葢取字之偏旁以為左耳其説未為不善然肆師小子羊人言祈珥鄭氏亦曰珥當為衈羽牲曰衈且引雜記之言成廟則釁之與此効功之言不同又取左耳為毛牲與羽牲曰衈之文自相背馳況大司馬言致禽以祀祊致禽饁獸於郊皆行祭禮於致禽之後不應致禽

之後方取左耳以効功劉執中釋肆師之職曰珥當為弭字之誤也弭謂小祝之弭兵災荅田獵所以訓兵弭兵裁正田獵之事肆師於狩之日涖卜來歲之戒亦弭兵裁之意義見肆師祈珥說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凡祭祀賔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旗以屬禽

有政令有禁令禁令即政令之所禁者也山林之政令山虞專掌之國澤之政令澤虞專掌之林衡川衡特巡山林川澤之禁令而已是林衡正於山虞川衡正於澤虞然林衡列於山虞之後川衡列于澤虞之

前者以山林川澤為序也山虞物為之厲而為守禁
澤虞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林衡川衡之
所謂平其守者平此者也山虞以時入木材而令萬
民時斬材而林衡之斬木材則受山虞之法澤虞以
時入財物于玉府頒其餘於萬民而川衡則以時舍
其守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者也林衡正於山虞故以
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正於澤虞故犯禁者執而
誅罰之平其守者之守其禁也若夫大田獵之日虞

人莱所田之野為表百步比山虞澤虞之職林衡川衡無與馬山虞以旌致禽而澤虞以旌屬禽者以熊虎之象宜於山而鳥羽之飾宜于澤也兹其辨爾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邦田常田也田之義有三大田之時虞人莱所田之野教民以戰陳之事天子為之乘革路建太常見於司馬者是也其次牧畜於囿設囿游之禁以時取其獸而不廢乎祭祀賓客之用天子為之載旍車之旌

見於囿人者是也若夫邦田之地政非囿人所禁之囿亦非大司馬所萊之野平田之地迹其鳥獸之所萃者謂之迹人迹人掌其地政則為之厲禁以守之當邦田之時天子為之載木路巾車言木路以田是也

凡田獵者受令焉

受迹人之令則不至於罷民力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

卝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

天地之寶生於山澤金玉錫石之貴饑不可食寒不可衣先王不盡以予民設之官為厲禁以守之非私之也上以資邦用下以使斯民之棄末厚本而已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使其案圖而取之

巡其禁令

利孔所在姦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然

後丱人取之而入於職金職金受之而入其金錫於為兵器之府入其玉石丹青於受藏之府所以待邦之大用玉府所以共王之玩好者也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量度受之以共邦用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

以度受之則知其物之長短以量受之則知其物之

多寡以權受之則知其物之輕重其或不可受之以權以度以量者則為審為摶為縛無非參酌其數以當邦賦之政令則所用有補於國所賦不加於民緩急可以相資有無可以相通賦用兩得於是為至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於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以權度受之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掌荼掌以時聚荼以供喪事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四者微物而用不可缺故設官以掌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

死獸之物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凡祭祀賔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珍異果蓏物之至微而場人專掌之者以祭祀賔客之奉皆於此乎出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天府職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民數穀數則知九穀之數專掌於司祿今復見於廩人何也賈氏謂

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其義誠然蓋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則掌穀可知廩如御廩常廩之類則皆米也不然明堂位何以曰米廩有虞氏之庠釋者以魯謂之米廩虞帝上庠令藏粢盛之委焉非米而何以廩名官所掌者米而云掌九穀之數者兼掌九穀之數也是知倉人掌穀司禄掌九穀之數廩人即其九穀之數以知廩米之數凡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而已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

年之有豐凶歲之所以有上下也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廩人之事此特以邦用之足否詔之於上凡以治年之豐凶而已年之豐凶天也所以治之者人也治之則權其多寡增損而為之開闔斂散其於豐也不為妄費以蠹其國其於凶也不為過取以害民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冢宰制國用其穀之所積皆有定所凡荒政所不能聚者均其遠近之所就穀而已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糧乃會同師役之所急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會同師役之式小宰之七事有所謂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共其財用然會同所用者不過宰禮委

積膳獻飲食之飧牽則有賓客之式矣軍旅田役所
用者不過工事幣帛芻秣匪頒之數者則有工事之
式幣帛之式芻秣之式匪頒之式矣惟最急之糧食
乃無式焉葢式法出於九賦之中乃國家之經費冢
宰制國用則以邦國之貢待弔用萬民之貢充府庫
二者之外隨處而積以待邦之大用則會同師役之
類凡九式所不載者皆取具於此不然倉人共道路
之穀積飲食之具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

之委積若非前二者之積將何所從出然特道路之所費而已若廩人之治其糧與其食又兼在道之費及止居之費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接猶承也天子親耕籍田以共粢盛非有司親承之與常穀同何以致敬於鬼神故甸師以時入之於廩人廩人接之以藏於神倉及大祭祀之時廩人則共其所接之盛是以舂人接之則舂穀而為米饎人接

之則炊米而爲食然後王者得以親承祭祀其爲敬

至矣

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有王宫有后宫王宫之宫宫正爲之均其稍食后宫

之宫内宰爲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宫中之政則舍人

也守禁之所謂之財守出之於廩人入之於宫中皆

有法存焉廩人不妄供宫中不妄取所謂平其政者

莫先乎此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賔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莒

米𥝈禾喪紀共飯米熬穀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共王

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

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

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大府所謂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幣餘之賦以待賜

予委人所謂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止餘法用止此者

歟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須之是樂歲則取之於民
凶年則遂以須之於民取之不以為虐須之乃所以
為利無非充裕民之仁政

司禄闕

司禄逸篇弗可攷矣此經猶存其官之名者以序官見
之不特見之序官而已天府曰若祭天之司民司禄
而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鄭氏謂司禄為文昌第
六星禄之言穀也則以掌天下之穀數者謂之司禄

亦猶掌天下之民數而秋官有司民之職蓋民之損益關乎天穀之豐耗係乎民此司民及三年大比則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且有天府之登知司禄之於穀數亦然則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其類同其義可推矣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

所謂法者周自后稷播種百穀以為鄉師天以其粒食生民國其子孫千有餘年而後王業始大南宮括以躬稼有天下而歸之於稷原其始也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周公六君子可謂不替其業者周公作六典舉前日播穀之法而備見於大司徒即以其法而責於司稼之官司稼復以其法而縣於邑閭使稼者取法焉播種之法明為稼之效著當時所以善其始者有道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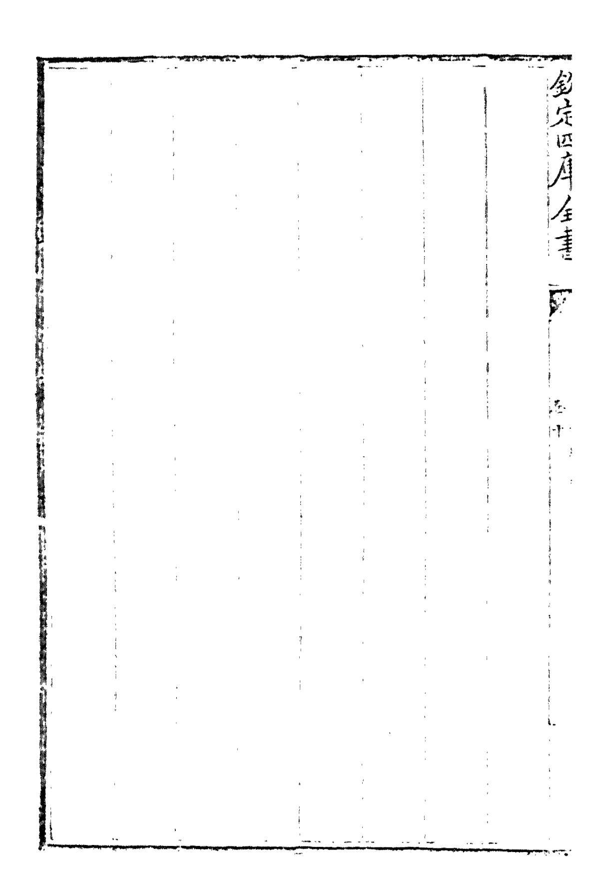
舂人掌共米物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掌凡米事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共王及后之六食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稾人掌共外内朝冗食者之食

外朝庫門外之朝内朝路門外之朝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掌豢祭祀之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官總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謄錄監生臣陳初

監生臣楊以澐

欽定四庫全書

周官總義卷十一

宋 易祓 撰

春官宗伯第三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宗主也伯長也春于四時為長

宗主也伯長也秩宗伯長也春于四時為長

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

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鬰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守祧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

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

冢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眂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鐘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

鎛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韎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衆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鞮鞻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菙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

簭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眡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

凡以神仕者無數以其藝為之貴賤之等

春官設屬最有統紀所典之禮五禮為先五禮之中吉禮為本是蓋天秩天序自然之理也今觀大宗伯之所謂禮者其用亦博矣合内外備小大本末精粗之具舉而實以天神人鬼地示為主然後小宗伯為之建國之神位肆師為之立國祀之禮而五禮從之自其設屬而言雖五禮之用為不同而莫先於祭祀

之禮於是因禮事之緩急而為職掌之先後祭祀始於祼而告時告備之禮行焉故鬱人先之鬯人次之雞人次之尊彝几筵瑞玉命服之官又次之以至內外祭祀無不畢舉而凶禮為謹終之事此冢墓職喪之所以居五禮之末掌禮之職至此詳且備矣禮之所至樂亦至焉又自大司樂以至司干凡二十職而皆列於禮官之次蓋聖人制禮所以檢柅人心而歸之於中使之周旋鼓舞於聲容之間而至敬存焉是

樂之為用皆所以輔成乎是禮者也然而禮者理也
凡國家之大綱小紀本數末度先王所以經理斯世
者苟有一毫之不盡亦不足以為禮之至又自大卜
而下皆卜筮之事大祝而下皆巫祝之事大史而下
皆紀載策書之事馮相氏而下皆象數占步之事巾
車而下皆名器分守之事是雖文為制度之末而天
秩天序寔寓乎其間聖人率是而行之始於宫庭達
於天下其道甚大百物不廢而復以神仕者終焉寧

非吉禮為五禮之本乎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

大宗伯所掌五禮而特以建天神人鬼地示之禮為職者天子之禮先於主祭而已揚雄氏曰節莫備於禮禮莫僣於祭是祭祀之禮人君有天下之至權也故序言佐王和邦國而經言佐王建保邦國而使之為萬世不拔之計非能為天地人神之主則何以哉

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吉禮之目在天神者三在地示者三在人鬼者六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者燔玉帛牲牷而達其精意者也以實柴祀日月星辰者柴而寘之以牲幣者也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者槱而燎其牲者也此所謂建天神之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者索諸幽陰之義也以貍沈祭山林川澤者順其含藏之性也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者順其散裂之義也此所謂建地示之禮以肆獻祼享先王者謂五年王者之大禘故備言曰肆曰獻曰祼之序饋食享先王則三年喪畢之祫祭以饋為主祠春享先王以物之初生以詞為主禴夏享先王則物之方長以樂為主嘗秋享先

王則物其有矣以薦新爲主烝冬享先王則物其時矣以備禮爲主此所謂建人鬼之禮然天神之祀以禋爲歆神之始地示之祭以血爲歆神之始人鬼之享以祼爲歆神之始其寔天神同於禋地示同於血人鬼同於祼也記曰燎柴於泰壇祭天也謂其升煙於天也今以日月星辰爲實柴司中司命飌師雨師爲槱燎則昊天上帝之祀非柴非燎何以爲煙乎記曰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則凡地示皆求諸陰也今以

社稷五祀五嶽為血祭則貍沈疈辜何以為非血乎司尊彝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黄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今以肆獻言祼而饋食等享何以為不用祼乎是數者皆以歆神之禮列於先而其餘皆以次而舉昊天之祀不及五帝社稷之祭不及大示先王之享不及先公互文見義云爾

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喪禮哀死亡以荒禮哀凶札以

弔禮哀禍烖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上經言建保邦國為吉禮反是則為凶禮凶禮之目大概有五始死謂之死既葬謂之亡以喪禮哀之於是乎有賻贈含襚之事天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是也凶年謂之凶疾疫謂之札以荒禮哀之於是乎有通財施惠之事晉饑而秦輸之粟是也神所祟謂之禍天所毀謂之烖以弔禮哀之於是乎遣使以唁其患宋大水魯莊公使人弔之是也國之見圍謂之圍師之

敗績謂之敗以襘禮哀之於是合財以補其乏澶淵之會諸侯謀歸宋財是也兵作於外為寇兵作於内為亂以恤禮哀之於是出師以救其急衛有狄難而齊桓公捄之是也五者凶禮皆言哀邦國之憂則君子有以吉其凶矣

以賔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先王之於諸侯有賔道焉有臣道焉臣道以尊天子

為主賓道以親諸侯為主易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其賓禮之謂歟春見曰朝如日出於寅之朝而朝於天夏見曰宗如萬物相見於南方而其類皆有所宗秋見曰覲謂物成之時各勤其事以報乎上冬見曰遇謂閉藏之時其相見若邂逅之遇時見曰會謂非時會集以謀征伐之事殷見曰同謂王不巡守而衆見諸侯以命政時聘曰問謂諸侯遣卿以時致問於天子殷頫曰視謂諸侯遣卿以大禮而衆見於天子凡

此八者無非臣職之所當盡而曰賓禮以親邦國各盡其道而已

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衆也大均之禮恤衆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衆也

軍禮所以統六師大師之禮大均大田大役大封何以亦謂之軍禮葢制軍有常勝之道有幸勝之道幸勝之道求勝在敵常勝之道求勝在我先王之所以有征無戰者以其在我有是五者之禮也大均者若

均人均其地守地職地政有以知其勞逸而民情為素洽大田者若大司馬於四時之蒐苗獮狩有以簡其車徒而民事為素習大役者若小司徒之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而民力為素習大封者若小司徒正其畿疆之封有以合聚其民而民志為素定用衆所以用其命恤衆所以恤其事簡衆所以簡其藝任衆所以任其力合衆所以合其情曰衆則上下一心内外一體以是同邦國常勝之道也與後世

用不素拊循之士驅市人而就死地者異矣

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以賔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賔客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

易曰嘉會足以合禮則合其禮之善者也吉凶軍賔之四禮皆言邦國而嘉禮獨以親萬民為言者言乎其禮之本而已宗族兄弟天之屬也男女則人之大

倫也故舊朋友以義而合四方賓客以禮而接兄弟之國則同姓為内姻異姓之國則甥舅為外姻兹六者人道之大禮之本者也故聖人設為族燕族食之禮而天屬以睦設為昏姻笄冠之禮而人倫以正設為賔射之禮而義之合者得以相洽設為燕饗之禮而禮之接者得以相孚脤膰之禮行而恩及於内姻賀慶之禮行而恩及於外姻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由乎是禮則親萬民者乃所以親邦國也禮明其本則

上下交相親矣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典命於諸侯謂之五儀於諸臣謂之五等之命分而言之者也大宗伯九儀之命則總而言之者也故大宗伯所謂正邦國之位者皆可約典命而為之說所謂一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大夫一

命是已天子之下士一命雖不見於典命以公侯伯之士推之也古者抱關擊柝皆有常職以食於上而况乎命士一命受職此三等所以各受其職歟所謂再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是已天子之中士亦再命以下士之一命而推之也古者卿大夫服玄冕士服爵弁其章數各眡其命之數再命受服此三等所以各受其服歟所謂三命者典命曰公侯伯之卿三命是已天子之上士亦三命

以中士再命及大夫四命推之也蓋公侯伯之卿無非命於天子王制所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是諸侯之臣受命於天子始得列位於王朝三命受位此二等所以各受其位歟所謂四命者典命曰王之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是已曲禮所謂無田禄者不設祭器公食采則任大都之田卿食采則任小都之田大夫食采則任家邑之田是大夫以上而後有田禄也四命受器此二等始得

受其器歟所謂五命者典命曰子男五命是已左傳所言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非大國次國不得為成國其言則者未成國之法也公卿采邑謂之都而有都則之職大夫食采謂之家而無家則子男五命寔在四命大夫之上而居公卿八命六命之下於是同乎大都小都之制五命賜則此一等始得賜之則歟所謂六命者典命曰王之卿六命是已家邑任削地天子之大夫也小都任縣地天子之卿也大都任畺

地天子之三公也而其下亦各建官焉八則所謂法則以馭其官又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是賜官也然大夫四命其家司馬各使其臣而不命於天子至都司馬每都皆有三等之士則是三公九卿食采於都始得有官六命賜官此一等始得賜之官歟所謂七命者典命曰侯伯七命是已公為大國則三軍侯伯為次國則二軍子男為小國則一軍子男一軍未足為成國之稱至侯伯然後可以言國

或以王之卿而出封或以子男有功而加封皆得以有其國焉七命賜國此一等而後賜之國歟所謂八命者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是已然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則為九命之上公此云牧者蓋以侯伯之有功德者進一命而為牧曲禮所謂九州之長入於天子之國曰牧八命作牧此一等而後使之作牧歟所謂九命者典命曰上公九命是已周制宋杞二王之後為上公而未嘗為二伯其餘天子之三公

稱公而其爵皆八命王制言三公一命卷是三公加一命為九命則得以服龍衮公羊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此二伯之任九命作伯此一等而後使之作伯歟典命所言則自尊以及卑大宗伯所言則由小以及大受以義言也賜以禮言也作以功言也賜以君為主受與作以臣為主其寔一而已

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

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

玉之為物天下之至寶也至瑞也先王列爵分土置諸人上為君公后辟者非仁賢莫予而仁賢乃國之寶世之瑞也躬仁賢之資則能比德於玉矣故先王以玉作六瑞而用之以等邦國王乃自執鎮圭以臨乎其上琢四鎮之山以象其德之鎮安乎四方其餘則有等差焉公侯伯子男則各制其圭璧之形第其德之小大權其能之輕重以琢圭璧之象公之桓圭

九寸則琢以雙植者侯之信圭七寸則信而直者伯之躬圭七寸則躬而屈者子之穀璧五寸則以穀文為飾男之蒲璧五寸則以蒲文為飾凡此六者無非比德於玉然璧者辟也謂其始有君道焉圭則銳其上而有首出之義故圭為重而璧次之王執鎮圭則不嫌於公侯伯之同用圭也王之三公執璧不嫌於子男之同用璧也因其圭璧之制度而知其小大輕重之義故毋嫌於同

以禽作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六瑞以玉為之天子受而復之賓之也六摯以禽為之天子受而不復臣之也摯之為言至也言所執以自致云爾以文章衣被於人者孤之德也故執虎豹之皮而加以束帛以純厚禮信為德羣而不失其類者卿之道也故執羔候時而行夙夜奉上而不懈者大夫之道也故執鴈耿介有守夷險一致而不失其

節者士之道也故執雉居其所而不遷者庶人之道也故執鶩以信行事人而不渝者工商之道也故執雞孤卿大夫士諸臣也庶人工商未為臣而亦謂之諸臣以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苟有以自致於天子之廷則皆得以執摯然摯有用飾者有不用飾者天子之孤皮帛飾以虎公之孤皮帛飾以豹天子之卿大夫飾羔鴈以繢諸侯之卿大夫飾羔鴈以布自士以下不用飾士於諸臣為卑者也庶人工商則尤其卑

者也此其等差皆有分守存焉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

此祭祀之始禮神之玉謂之六器六器者既象天地四方之義又擬其形而琢之所以放其色而致其誠璧圓而中虛其色以蒼象天也琮方而八面其色以黄象地也圭銳而首出其色以青象帝出乎震而物

生東方之義也璋明也其色以赤象物之相見乎離南方之義也琥威也其色以白象秋之肅物西方之義璜者閉藏也其色以玄象乎物之歸藏北方之義也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者因其類致其義而已經言天地四方之器與牲幣各從其方之色詳考其意天地之外如所謂四方者即後世所謂五精之君鄭氏信漢儒緯書誤認此四方與中央為五帝故於小宗伯之兆五帝則詳著其説殊不知周禮有五帝

又有四方其禮不同禮四方者各有青赤白黑之色初不謂之帝而祀五帝則與上帝同其禮如大宰言祀五帝而大神示亦如之司服言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初不聞其象五方之色是知五帝之祀即月令所謂五人帝者也而鄭氏所謂五精之君為五帝者即此經之所謂禮四方者也何以知之以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知之

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樂防

之

鄭氏謂天產動物六畜之屬地產植物五穀之屬而世儒遂以物產為養精養形之具禮樂為防淫防怠之舉以樂記考之其禮殊不然凡樂記之言禮樂者無非以天地為本如曰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動者地也一動一靜天地之間也故聖人曰禮樂云夫禮樂豈玉帛鐘鼓云乎哉其說正有合乎天產地產之義蓋天之所以產萬物者陽也陽以動為主即樂記所謂著

不息者惟其動而不息是以流行發達或至於不中然而至陽之中作之以陰德則陰之靜者足以濟乎陽之動其散見於萬物者無非秩然品節為造化至中之理聖人體是中而制為之禮亦所以防天下之不中者也地之所以産萬物者陰也陰以靜為主即樂記所謂著不動者惟其靜而不動是以深沈重厚或至於不和然而至陰之中作之以陽德則陽之動者足以濟乎陰之靜其萃見於萬物者無非翕然交

暢為造化至和之理聖人體是和而作為之樂亦所以防天下之不和者也大宗伯之言陰陽者所以明禮樂之各異其體樂記之言動靜者所以明禮樂之交相為用知一動一靜於天地之間者皆自然之禮樂則知天産作陰德地産作陽德者寔禮樂之本也此下經所以復言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不然

三産守一也而世儒二之何耶

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

致百物

上經言禮樂之所從出故中和所寓有天地陰陽之異體及此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産則髙卑上下之際渾乎其為一致不知其孰為天地孰為陰陽耶以事鬼神以諧萬民以致百物又皆不出乎天地陰陽之妙而中和寔有以感發之也孰謂禮樂為形器之末

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宿眡滌濯涖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詔大號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大宰之職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遂戒及執事眡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及祀之日贊玉幣爵之事祀大神示亦如之享先王亦如之非特文之先後與此不合而事之輕重亦不能不異大宰於祀五帝而卜日此則曰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帥執事而卜日豈非鬼神示之大禮大宗伯之所專掌而大宰嫌於偪故止及於五帝之祀乎大宰言及執事眡滌濯而此則曰宿眡滌

祼豈非大宗伯先期而眡大宰則至期而眡之乎大宰言贊玉幣爵之事而此則曰涖玉鬯蓋玉用之於天地而鬯獨用之於宗廟大宰之祀五帝無祼豈非涖鬯之輕於贊玉幣爵之事乎大宰言及納亨贊王牲事而此則曰省牲鑊蓋君袒而迎牲卿大夫贊君是大宰贊殺牲之事也大宗伯省牲鑊而已豈非省牲鑊之輕於贊牲事乎大宰贊牲而此則奉齍盛祭祀以牲為貴齍次之小宗伯言五官奉六牲而六宮

之人奉六齍則齍之次於牲明矣大宰言祀大神示享先王亦如之而此則言祀大神祭大示享大鬼且及於大號大禮始終皆以大禮為言以其職之所專故正其名大宰嫌於偏故大神大示大鬼之禮特見於祀五帝之後茲其所以不同

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籩徹

有王不與之祭祀有王后不與之大祭祀是知大祭

祀王后可以不與而王則未嘗不與也曾子問嘗禘郊社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夫子曰廢廢者越紼行事而已惟鷩冕以下之祭祀王不與則大宗伯為之攝酌獻之位若王后所不與者雖曰大祭祀亦特行於宗廟之禮蓋宗廟六享王與后同祼獻后親薦八籩八豆九嬪贊其薦又贊其徹王后不與則大宗伯攝而薦之又從而徹之是大宗伯所攝之禮於王則見於祭祀之常者於后則見於祭祀

之大者凡以節文乎是禮者也

大賓客則攝而載果

果祼也此經繼於大祭祀王后不與之禮而已鄭氏謂君無酌臣之禮大宗伯代攝酌獻殊非義理且上經兩言攝者皆王與后不與祭祀之禮大賓客王與后皆與則不當言攝此言攝則蒙王后不與之上文無可疑者蓋大賓客則廟中將幣三享上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王祼賓則小宰贊之后亞王祼賓則內

宰贊之已見於二官之職若王后不與然後大宗伯

攝而載祼載者以舟而載之也司尊彝言六彝皆有

舟是已言載彝以舟而酌之以璋瓚所謂攝者如此

不然外宗之職何以曰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雖專主

祭祀而言下言賔客之事亦如之則大宗伯攝王后

不與之禮明矣

朝覲會同則為上相大喪亦如之王哭諸侯亦如之王

命諸侯則儐

儐與相一也司儀掌擯相之禮是已出接賓曰儐入詔禮曰相成周重賓禮故大宗伯以卿為上相小行人以下大夫為承擯司儀以上士中士為旅擯擯固所以接賓也何以復謂之相司儀曰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則知相即儐也若夫王命諸侯則儐是以接賓之禮待之也進諸侯之當命者而已王將出命立於祖廟侯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諸侯而使之登既策命之每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所謂儐者如

此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

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之禹於治水之時有所謂蔡蒙旅平荆岐既旅九山刋旅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烖之類也司尊彝之奠彝筌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言奠則非純乎祭也言陳則非即徹之也陳樂而不懸廞樂而不鼓非以凶烖而後旅者耶或言旅或言大旅蓋

凶烖之故有大小則旅亦隨異合祭衆神則謂之旅主上帝則謂之大旅掌次曰王大旅上帝是已國有大故而言旅上帝及四望則上帝羣神無不祭矣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乃頒祀于邦國都家鄉邑

大封封諸侯也先告后土者鄭氏釋大宗伯之告后土則曰后土土神也釋大祝之告后土則曰后土社神也既曰土神又曰社神鄭氏固已二其說然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

后土對皇天而言則皇天為大神后土為大示按周禮有大示又有地示有土示又有后土則所謂后土者非專指大示也凡泛言地示為后土則此言后土者社而已蓋天子有大社其土五色封諸侯於東方則取青土於南方則取赤土於西方則取白土於北方則取黒土冒之以黄裹以白茅謂之茅土先告后土者告以諸侯立社之意頒祀者頒諸侯以所得祀之禮故諸侯不得祭天地及祖天子惟祭始封之祖

及國之社稷境内之山川而已此正大封之所當先者而兼及於都家鄉邑者何也都家即三等采地亦有先君及社稷五祀之禮鄉邑即六鄉六遂亦有祭社祭禜祭酺及索鬼神之禮雖其小大異等必以王命而後行之其禮制皆有所不可踰此所以繼於大封之後